



孟子集註
朱熹

土岐文庫
文庫17
W8
1



文庫 17
W8
1

010135120449

昭和六年二月一日贈
山崎嘉貞氏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

註云字子車騶人也

本騶亦作鄒

受

業子思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爲

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道

既通

程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又曰

孟子集註序說

孟子集註序說

山崎嘉貞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

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與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

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
焉耳愚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
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
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
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
踏龍前人之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
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

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

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其善非見得孟子
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
子極偏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
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

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

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

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

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

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

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

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此英氣才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

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水與冰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

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

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
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
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
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
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
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
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
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僭稱王。謚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

孟子見梁惠王

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強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此放。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

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餒。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

殺上_レ也。厭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
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
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
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
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
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
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
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
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

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
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此孟子之書。所以
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主問何以
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利誠亂
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
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
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
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
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
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
本塞源。而救其弊。
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

賢德有

修板四書

孟子集言卷一

三

山山書

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

文王勿正
其朝仁德
符合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初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

亟音棘 麋音憂 鶴詩

作焉戶角反於音鳥初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為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鹿乳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素白貌

孟子集言

卷一

四

詩書

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何時喪
大日雨
望之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

實精
込而

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大約
近
及

遊
荒
政
之
化
庸
人
尚
之
也

儀
極
四
書

孟
子
集
言
卷
一

山
崎
書
集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
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
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
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
是亦走也曰王知此則無望民之
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
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
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主能行小惠然皆不
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揚
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

先王之道而徒以是
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
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
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
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
罟音古洿音烏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
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

各
反
四
書

孟
子
集
言
卷
一

山
崎
書
集

也。呂。網。也。洿。穴。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擇。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官。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放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牡母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

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
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
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也負
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
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
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
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
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
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輔
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

自巳奉
狗彘食人
以人食
人食人

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
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稷平表反
刺七亦反

檢制也草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
謂歲之豐凶也惠主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
彘得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
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以
民間之粟而己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是知刃之殺人也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
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
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
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
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
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
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

聖道云
孔子論
而孟子
所而
孟子論

暴政

後世四書

孟子集註卷一

山陰縣志

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曰無以異也

梃徒頂反

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

也

惡之之惡去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已美食也
應氏云
若
者
有
有

後世四書

孟子集註卷一

山陰縣志

山陰縣志

如期
本朝
見何
補野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者謂之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東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為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為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徇一己之欲而不顧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者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大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主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

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

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所梗反斂易

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耨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

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

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

敵

扶夫音

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謂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

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

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詞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孟子集註卷一 山陰縣志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濔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引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入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王道升

字大初
星帝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

孟子集注

卷一

十一

山陰縣志

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謂王天下之道

王若止
以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

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龔曰王坐於堂上有索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烹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豐鍾與曰何可廢也以

羊易之不識有諸斷音核舍上聲敵音

胡敵齊臣也。梁鍾新鑄鍾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鬯都也。敵敵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敵之語而問王不

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

王見牛之敵敵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編小吾

何愛一牛即不忍其敵敵若無罪而

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知百姓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

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

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

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

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

何心哉
王身就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豈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

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威威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詩猶可也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

山崎嘉熙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
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父兄。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

卷四

五集注卷二



吐納命脈

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

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不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其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與平聲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爲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解之生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爲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

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
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
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
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
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

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
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

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關同朝音朝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巳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其甚焉緣木
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
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
 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
 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
 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
 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
 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
 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
 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
 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
 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
 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
 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
 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
 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帽

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昏與
昏同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
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
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
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
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
恒同焉於虔反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
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當學問知義理故雖

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
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
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
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
從之也輕畜許六
反下同

輕猶易也此言民有
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
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

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放此

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

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

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

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

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章

上農夫而九口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

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

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

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主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

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的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樂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
古樂先王之樂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
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
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莊暴齊臣也。庶幾
近辭也。言近於治。

變色者慚其
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
 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
 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樂下字音洛孰樂

聞與之與平聲樂
樂下字音洛孰樂

臣請爲王言樂聲爲

爲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

卷之四

五集卷二

二

七言集

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傍林四書 孟子集註卷二 山崎嘉興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病與之與，平聲。同樂。

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

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疾首蹙額，則雖奏以咸英韶護，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直音又傳。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

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

妻反四書 孟子集註卷二 山崎嘉興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蕘薪也芻音初

芻音初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ハ

反性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音獯

熏鬻音育句音鉤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強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

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偏覆，無不周遍。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也。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

尹師別
上卷
計一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怒貌爰於也旅衆也
過詩作接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
人侵阮徂與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
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
橫同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
今且依此解之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
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
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
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
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怒
以除暴亂而拯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
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卹小
事天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

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一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得。

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安。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

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故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導循也故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諡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也述所守也述亦足也夏諡夏之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也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諡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益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譴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眊古

反縣

今謂晏子時也。師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餽糗糧之屬，賄賂側目，貌胥相也。讓謗也。愚想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

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

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去聲。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二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

陟車反招與韶同畜救六反

戒告命也。出會言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民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也。三曰角為民四曰徵為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正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正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用推而用之惜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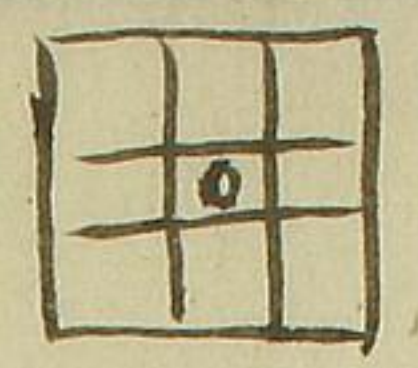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大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



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
 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
 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
 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鰥獨

聲擊音奴鰥姑頑反
 哿工可反鰥音瓊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
 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東為九區一
 區之中為田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
 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
 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
 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富之如不足用

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當有功德於民
 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
 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其
 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解水
 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娶妻子也惡
 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道其
 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
 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卹故
 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哿可也榮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
 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
 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餽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千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餽

音侯素音批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糧也餽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餽糧也戰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

之民富足如是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有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大音泰

入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感用度奢侈而
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
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
也宣甫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
率循也渭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
王之妃也晉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
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楊
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
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
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
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
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
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
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
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異其是非得失之歸

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
之際皆所以過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
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
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
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
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比必
二反
託寄也此及
也棄絕也

孟子集註卷二
十一
山陰縣志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

右而言他治幸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

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

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
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
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
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

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
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
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
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
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
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
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
矣所謂進賢如此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
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

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變反

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

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

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不然是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
 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
 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
 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
 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

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
 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
 哉鎰音益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
 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
 徇私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
 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
 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
 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
 此蓋以此耳

○齊人伐燕勝之

孟子集註卷二 十一 山崎闇室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

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自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者，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後來其蘇。」

寬五稽反，徯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

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力追反

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

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久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畧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閔閔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

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

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尤過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幾上聲夫音扶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歛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爲民也豐年則歛之凶年則

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
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
事齊乎事楚乎問去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
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
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
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
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
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
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
之故文公以其偪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
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
得已也邠與
同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扶夫音彊

聲上

創造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但當

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傲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

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
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
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
如歸市屬音燭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
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
以養人者害人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
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
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
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
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
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
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公
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
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
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
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
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
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
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

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子。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太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見之見音現與平聲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

反焉於虞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入使之者其止必有入尼之者然其所行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入所能使亦非此入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

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